

第九回 躲塵緣貴府藏身 續情編長途密信

擬古二首：

玉顏既睽隔，相望天一方；夢短情意長，思之不能忘。

呼女自為別，一歲一斷腸；歎此見面難，君恨妾亦傷。

昔有倩魂行，念我何參商。

弦月星河明，露下清且寒；乘槎隔銀漢，安用徒心酸。

空閨復何娛，惟有贈瑯嬛；夢寐暫相見，慙慙慰加餐。

孫蕙娘自別趙郎，花容憔悴，寢食無心，暗地裡只有短歎長吁，人面前略無歡情笑口。

愛泉夫婦商量道：「我的女兒，年紀長成，想是他不喜歡住在家裡，終日愁眉蹙額，就是頭也經月不梳。若能夠尋一個門當戶對的，也完了老人家心上的事。常言道：『女大不中留。』這句話漸漸的像起來了。」

孫愛泉存了這個念頭，就有些媒婆，往來說合，也有說是一樣做生意的。家給人足，正好攀親着；也有說是衙門裡班頭，外邊極行得通的，可以相配。也有個伶俐的媒婆，說道：「看你家這位姑娘，人材端正，不像個吃苦的，待我與你尋一個富貴人家。雖不能夠做夫人奶奶，也落得一生受用不荊」愛泉也不論人家，只要他老媽中意，便可成親。說來說去終無定局。

蕙娘在房裡想道：「趙郎分別不上幾時，就被這些惡婆子來說長說短。若再過幾月，我家父母，怎能坐身得穩？必定要成一頭親事，趙郎的約，便不講了。我如今莫說小小人家，就是王孫公子，人才面貌與趙郎一般的，我也一馬不跨二鞍，豈可背盟爽約？況且來話的，盡是庸流賤品，難道是我的匹配？鬚生一計，擺脫那樣說話才好。」

正思想間，忽聽得外邊大鬧。乃是府堂公差，愛泉兒子的同輩，當了苦差，要孫家貼盤費，把愛泉亂打亂罵。愛泉一番淘氣，正合著女兒的計策了。

蕙娘聽知父親受氣，便道：「我的脫身，有了計策。前日趙郎所遇王家小姐，既然盟誓昭章，定有些放心不下。不如乘此機會，只做個投靠他的意思。待到王家府中，一則探望小姐的心情，就在他房裡，躲過幾時，省得人來尋我。」

輕輕走出，假裝怒容，對愛泉道：「我家哥哥才去一月，那人便如此欺負我家，若是去了一年半載，連這酒缸鍋子，都是別人的。如何人情這樣惡薄？想起來這般世界，只有勢頭壓得人倒。不如依傍一家鄉宦，求他略遮蓋些也好。」

愛泉一時乘氣說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我被那小狗頭欺瞞，難道便怕他不成？只不知投那一家好。」

蕙娘道：「揚州府裡，只有府前王家，現任京裡做官。況兼他家夫人極喜遮護人的。」

愛泉點頭道：「便去便去。」

連忙備了四隻盛盤，同了媽媽女兒，竟到王家府中。家人與他通報，夫人傳諭，喚那媽媽女兒進來。蕙娘同了母親，走進後堂。夫人一見，就有幾分歡喜。

只因蕙娘生得標緻，又兼他出詞吐氣，有條有理。那著外面家人，收了她的盤盒，吩咐外邊人，不許欺負那老人家。他女兒蕙娘，倒也聰明伶俐，著他服侍小姐。老媽且暫出去，有事進來。老媽拜謝而去，同了愛泉歸家，少不得宅門大叔，請些酒席，倒弄得家中熱鬧不題。

卻說蕙娘進了房來，拜見小姐。玉環見了，便想道：「好一個俊雅佳人，小人家女兒，也有這般顏色。」

玉環略問幾口，蕙娘是個乖巧的，應對安閒，並不露一份俗態。

又見了絳英，蕙娘便問道：「那一位小姐，想是二小姐了。」

玉環道：「這是吳家小姐，是夫人的姪女。」蕙娘心知，絳英也不提起別樣。住在房中，凡事溫存周到，小姐十分愛他。過了兩三日，蕙娘見玉環並無歡容，時常看書，無人處歎幾口氣，有時提起免毫，寫一首詞。

詞云：

倚遍欄杆如醉，花下偷彈別淚；鳳去鏡鸞孤拋，卻殘香遺翠。

空睡，空睡，夢斷行雲難會。

右調《如夢令》

蕙娘不敢推詳，也不審詞中之意，只是察言觀色，每事關心。欲將言語逗他，又難開口。

忽一日，把自己的妝匣開了，整些針指花繡之類，露出一方圖書，那是趙雲客的名字印子，正與玉環所留詩絹上印子一般的。玉環偶然是來看見，便把圖書細細玩了一番，就問蕙娘道：「這個印子是你自己的，還是那個的？」

蕙娘曉得小姐通於書史，正要借個發端探問消息，便對玉環道：「是吾家表兄留下的。不瞞小姐說，吾家表兄姓趙，字雲客，原是杭州府一個有名的才子。因他恃才好色，今年三月中，到這裡來。聞得他前日不知與那一家女兒交好了，私下逃歸，被那一家的人撞見，不把他做奸，倒冤他做賊。解到本府，幾乎弄死了。又虧一個獄官相救，才得問成徒罪，配驛燕山，前日就起了身。吾家哥哥押解，故此留下這些零星物件。」

只這一番話，嚇得玉環目定口呆，想道：「前日絳英的事，梅香打聽，並無音耗，只道他脫身去了，不想問罪進京。倒虧蕙娘說出，今日方曉得實信。」

也不開口，拿了圖書，就叫絳英，將蕙娘的話，私下述了一遍。

絳英心緒纏綿，正要尋消問息，驟聞此語，如夢忽覺，轉身便走，要問蕙娘。

玉環一把扯住道：「此事未可造次開言，姐姐何得性急？既有他的哥哥押解，便好覓個寄信之路了。」

兩人攜手來問蕙娘，道：「你說那姓趙的表兄，既是個才子，何不好好的尋一家親事，孤身到此裡來，受此無辜之禍。」

蕙娘答說：「小姐不知。吾家表兄，家裡也是有名的富豪，只為他要自己揀擇個絕代佳人，故此冒犯這件事。」

小姐道：「如今他問了罪，莫非埋怨那相交的美人麼？」

蕙娘道：「他是有情之人，如今雖問了罪，還指望脫身，仍尋舊好，那裡有一毫埋怨的念頭。」

小姐笑道：「絳英真個盼著了情人也。」

蕙娘問道：「小姐怎麼說這句話？」

玉環道：「蕙娘，你道這那姓趙的是誰？就是那吳家小姐。」

蕙娘假裝不知，說道：「原來就是吳家小姐。吾家趙雲客為小姐費心，險些送了性命，小姐可也垂憐他麼？」

玉環道：「絳英時刻想念，正要覓便寄一信與他。若果是你家至親，極好的事了。」

是日，兩位小姐把孫蕙娘，就看做嫡親骨肉一樣，打發開了梅香侍女，三人細細交談。不想盡作同心之結，那一夜挑燈客語，三人各敘衷曲。玉環以絳英為名，句句說自己意思。蕙娘因玉環之語，件件引自身上來。不消幾刻工夫，三人的心跡，合做一處。

玉環道：「我三人的心事，業已如此，何必藏頭露尾？如今以後，只算個姊妹一般。也不須分上下了。」

蕙娘對玉環道：「小姐既有此約，蕙娘一生，甘心服侍小姐。只恐怕老爺作主，另擇一家，為之奈何？」

玉環道：「這個不妨。我家老爺進京時，原吩咐夫人說：『待我回家，方擇親事。』若是老爺回來，最快也得一二年。趙郎果能脫身，算計也還未晚。為今之計，但要覓人寄一信去。一來安他想念之情，其次叫他速謀歸計。這是第一要緊的。」

蕙娘道：「這個不難。小姐可備書一封，待蕙娘與父親說知，只叫他送些盤纏與哥哥。又有一封趙家的家信，付些路費，央他並帶去。我家父親是誠實人，必不誤事。」

玉環道：「這事甚好。」

就借絳英為名，寫書一紙，中間分串他三人的情意。

薄命妾絳英書，寄雲客夫君：

足下煙波分，風月愁鸞，簾幕傷情，綺疏遺恨。自憐菲質，暫分異域之香。深愧寒花，反誤臨邛之酒。未射雀屏，先罹雀角。每懷魚水，統俟魚書。伏念昔因環妹，得申江浦之私。乃今近遇蕙娘，轉痛衡陽之隔。會真之繾綣，夢繞殘絲。游子之別離，魂迷織錦。明珠複合，誓願可期。霜杵終全，矢懷靡罄。專馳尺素，上達寸誠。

思公子兮未敢言，情深千里，念夫君兮誰與語，志在百年。蘭堂之別黯然，蕙徑之行渺矣。鶯花莫戀，時異好音。

山水休羈，勉加餐飯。臨池泫感，無任懸情。

外附玉環之哀，新詩十絕。並寫蕙娘之意，托詞二章。

密信交通，慎言自保。菲儀數種，聊慰旅懷。

附玉環詩：

不道離愁度驛橋，只今魂夢記秦簫；春風自是無情物，未許閒花伴寂寥。
翠翹金鳳等閒看，一片心情濕素紈；無限相思誰與訴，花前惆悵倚欄杆。
憑誰題錦過衡陽，夢斷空餘小篆香；展卻繡幃留曉月，素娥爭似冷霓裳。
欲化行雲愧未能，個中情緒自挑燈；宵來會，知何日，幾度思君到廣陵。
銷盡殘脂睡正宜，舞鸞窺鏡自成癡；人間縱有高唐夢，不到巫山那得知。
東風搖曳動湘裙，女伴追隨映彩雲；莫道無情輕聚散，此中誰信是雙文。
瓶花慘淡自藏羞，只為多情恨未休；掩卻鏡台垂繡幕，半生心事在眉頭。
閒脂浪粉鬥春風，舞蝶那知是夢中；不遇有情憐獨笑，假饒歡樂也成空。
一片花枝泣杜鵑，不堪重整舊金鈿；絳河鵲駕渾多事，縱有相思在隔年。
洞口飛塵路渺茫，人間流景自相忘；夢中剩有多情句，浪逐殘雲寄阮郎。

附蕙娘小詞：

殘燈明滅坐黃昏，偷傍欄杆掩淚痕；一段心情無共論，憶王孫，細雨荒雞咽夢魂。
憑誰飛夢托崑崙，繡幄添香空閉門；玉漏聲聲送斷魂，憶王孫，一夜夫妻百夜恩。

右調《憶王孫》

玉環將書封好，遞與蕙娘，並寄些衣服路費之類。蕙娘持了書，竟自歸家，對孫愛泉道：「前日哥哥出門，因牌限急促，身邊盤纏甚少。如今一路到京，恐怕途中無措。我們既有了王家靠托，家中無事，爹爹何不自己去看他一看？」

愛泉是個老實人，說了兒女之事，心上也肯出去，說道：「這也使得，只是要多帶些費用。」

蕙娘道：「不妨，奴家在王府中，積幾兩銀子在此，爹爹盡數拿去，也見得兄妹之情。前日王府中，又有個朋友到浙江，帶得那趙官人一封家書在這裡，並與他寄去。」

把那書及衣服銀子，打了一個包，付愛泉拿好。愛泉歡歡喜喜，便收拾行李出門，說道：「我老人家年紀雖五十餘歲，路上還比後生一般。那京中的路，也曾走過幾次。如今不但看我的兒子，倒是與趙大官寄家書，也有個名色。我以前看那趙官人，恂恂儒雅。他為了冤屈事，心上十分放他不下。既是有了盤費，何難走一遭？」

又對蕙娘道：「只是你母親在家，無人照顧。你該常時看看。」

蕙娘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消掛念。那趙家的書，也看他伶仃孤苦，千萬與他寄到了，須是親手付他才好。」

愛泉道：「到那裡自然當面與他，況且還有些衣服銀子，難道與別人不成？」

蕙娘心中甚喜，待父親出了門，便往王家府內回覆小姐。

一至房中，玉環與絳英攜手問道：「書曾寄去否？」

蕙娘道：「信倒寄得確當。」

便述父親看兒子一番話。兩位小姐道：「都虧了你，我兩人後日有些成就，盡是你之力。總是苦樂同受的。只不知趙郎在京，怎麼樣了？」

卻說兩位小姐，一個蕙娘，好好的住在家中，打做一團，戀做一塊，專待趙雲客回來。共成大事以前，二人畫個相思圖，以後二

人做個團圓會，豈非美事？

不想天緣難合，還有些磨折在後邊，未審遇合如何？看到後回便見。

評：孫蕙娘觸處藏機，不惟自全，又能為人幫助，真雲客一大功臣也。書辭對偶精工，詩句函情秀麗，當與賈雲華集唐並傳。恩情意深長得此。

[返回 >>](#) [繡屏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